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元


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

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

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遂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自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

哈達

舊作悟良哈台
今改後倣此

左丞烏克遜良楨

字幹卿臨潢人
舊作烏古

孫良楨今改後倣此

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

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

注俱見前

凡官地及

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

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又略欲前集賢學士
虞集議于江淮召募

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
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
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
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

注見前

張士誠

小字九四白
駒場亭人

作亂據高郵自

稱誠王知府李齊

字公平
廣平人死之

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為業富家多

陵侮之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

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

為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

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殺叅政趙璉陷興

化縣行省以左丞竒齊葉圖鎮高郵而出齊守甕社

湖

在今高郵
州西北

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

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
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紹曰請知府來乃受
命行省強齊往至則拘繫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
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飭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
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
槌碎其膝而髡之尋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

古塘

特人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

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

不受命

國珍潛遣人至京師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

特穆爾

舊作帖里帖木兒

及南臺侍御史遵達錫哩

舊作左答納失

里今並改後仿此

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

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

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
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遣江浙右
丞阿爾烏遜

舊作阿免温沙
今改後仿此

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

舊作卜顏帖木
兒今改後仿此

等

會兵討徐壽輝於蘄水破

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衆十萬來攻布延特穆
爾曰賊表裏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惰
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戰大敗賊衆率

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擒其將鄒

普泰分兵平兩巴河

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故

巴河故

曰兩巴江路始通至是西寧王揚沙

舊作牙罕沙今改後仿此

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雲而雷

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於東南

是月大同復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

舊作演撰

法

華言

大喜樂也

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

哈瑪爾妹婿舊作

又進

僧結琳沁

舊作伽璘真今改

善秘密法

亦名雙修法

帝皆習之詔

以西番僧為司徒結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

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文婦

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已朗

舊作八朗今改

與圖魯特穆爾等

十人俱號伊納克

舊作倚納今改正

皆在帝前相與

褻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齋烏格依

華言事事無碍也舊作皆即兀該今

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

字國瑞

起兵據滁州

明太祖事始此

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

晉郡

後為縣今鳳陽府臨淮縣是

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

疫時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遊食諸州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

其貌留為親兵妻以所撫馬公宿州人女賈魯園濠

元璋力拒之既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

署為鎮撫元璋見諸帥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

而獨與徐達字天德濠人湯和字鼎臣濠人費聚字子英五河人等南

畧地定遠梁縣今屬鳳陽府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

襲張知院于橫澗山在定遠縣西北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

長字百室定遠人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

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扶子興攻盱眙泗州將言之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

得免乃將其所部萬
餘就元璋于滁州

續綱目于至正
之世災異瑞眉
具書及明保起
兵以故則兼書
祥瑞事皆不經
其意蓋以祥為
明符受命之符
而以災為不祥
厄之兆兆珠不
思是時元紀大
失海宇尚統于
元安在災祥之
必分屬乎
由元史成于明
時秉筆者不究

甲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

字泰甫寧國宣城人

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
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阿松之見其記
載豈果信而果
徵以災異孽虜
俗謀傳而神怪
尤聖人不語其
偽有無災無庸
深辨矣

托克托前討李
二徐州南捷遞
爾牙還致賊勢
復熾茲統師征
勦士誠高郵一
戰大敗賊兵遂
平六合軍氣方

民以疫癘死者無筭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

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
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

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

注見前

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
代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叅議

楊正宜令其來
銳進攻嘉祥夷
尚蔡蘇乃輕信
奸邪陷罷牛旋
加轉使滿安之
台哈布哈等代
將貽害甚深順
帝惟知溺于晏
安不復以國事
為念焉得不忘
至托克托聞命
力拒諸將之言
頓首受詔與朱
岳武穆之妻呂
即還同一忠烈
矣

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哈瑪爾以
有德于托克托不為之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
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領兵討
高郵哈瑪爾乘間復入為平章政事遂嫉御史袁賽
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
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
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
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哈布哈為

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
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
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
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
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
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

台

舊作哈喇
答今改

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

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

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內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

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

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
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

又自製宮漏

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
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
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
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
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
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連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

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

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

纓絡大紅綃各執噶巴拉薩巴

舊作加巴
刺般今改

之器每宮

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乙未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

威順王庫沁布哈令其子報思努舊作報思奴今改等同元

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川水淺船閣文

俊用火筏燒船報思努死之庫春布哈走陝西文俊尋進

陷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

教授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舊作大幹耳朵今改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

元季原盜四起
毫無撲捕之方
坐視其蔓延遠
近而紀廢弛極
矣至賊衆渡河
北掠勢益張而
勢益偏朝端猶
復視如常事雖
因成遵漢泣陳
古少為防禦之
謀然亦惟知扼

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
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
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叅
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
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
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

險可憑盡河自
守而河以南寇
警仍聽其充斥
是舉江淮汝潁
早已驚為度外
而不惜何異奕
落者于楸枰邊
角處皆拱手讓
人僅恃中心數
著以決勝負尚
何補于全局哉

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
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
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
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叅政洪超爾
舊作洪丑驢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今改後仿此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又號小
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

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

福通母弟知

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于亳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

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置額齊訥

舊作亦集乃今改

路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北有漢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

至是臺臣猶論

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

川碭門長子哈喇章

舊作哈拉章
今改後仿此

肅州次子三

蘭州仍籍其貲產

薊州雨血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

十四年十二月鼎珠已為左丞相

哈瑪爾為

左丞相桑圖錫里

舊作桑哥失里
今改後仿此

為平章政事蘇蘇

為御史大夫

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

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

沙卜珠岱人
擣埒之孫舊

作答失八都魯沙卜珠
岱舊作珊竹帶今改

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
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

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寶袞

舊作大赤温
今改後仿此

從征命達

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河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諸

漢高之尊武帝
先武之事更始
振起時皆不得
餘所憑藉明祖
之子韓林兒亦
然方勝為一旅
初與子興旋及
勢齊破而無依
而林兒借號之
始四方響應遂

軍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

舊作絆
住馬

民兵元

帥陳額森

舊作陳楚
先今改

屯兵絕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

走渡江而去會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檄子

興子天叙為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為左右副元帥

元璋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然以其勢方盛可

倚藉乃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

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

巢湖人俞通海

字碧泉其先
濠人徙于巢

等以

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曼濟哈

何森其年號以
為號召之資及
聞副元帥之檄
乃謂大丈夫寧
能受制于人固
已中情沈寤
日林兒迎至楚
靡而死則从步
沈舟之市未必
誣証也

雅

舊作蠻子海牙
今改後仿此

扼銅城埭

在含山
縣東南

諸隘舟師不得

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

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趣集慶元璋曰取集慶必自采

石

在當塗
縣西北

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

為備可克也乃揚帆直達牛渚常遇春

字伯仁
懷遠人

先登

拔之采石兵亦潰

諸將以和州飢爭取資糧謀歸元
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

江東非吾有也乃志斷舟纜放急流中
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

遂乘勝趣太

平拔其城總管靳義赴水死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

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

字主

敬當人 叅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

字伯羽

為知府

陶安

避亂居家率父老出迎元璋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錫哩瑪勒

舊作夫里門今改後仿此

四川左丞錫哩巴拉

等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官

烏瑪喇等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

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
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
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
刺布哈舊作劉哈刺不
花今改後仿此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

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
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

托克托忠誠自
矢歷久不渝足

稱元季純臣實
為國所倚賴使

順帝始終保護
而專任之元祚

或可藉以支持
勿壞雖其死由

哈瑪爾矯詔順
帝且為所欺蔽

而不及知但以
社稷勳臣視之

無關輕重睦好
邪辟意筮難其

與宋殺逆潛自
峻長城何以異

印

初托克托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元府今永昌府騰越州是知府

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

異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兵圍

之哈瑪爾矯詔遣使賜之鳩遂卒年四十二托克托儀狀雄

偉器識宏達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士皆出于天性

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或于羣小急復
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冲
等上章雪其冤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

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五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丙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既相恥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魯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

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魯特
穆爾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
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耳帝大驚曰
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
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與蘇蘇毋入朝御史大
夫綽斯戩奇味氏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
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
出征自効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

爾惠州蘇蘇肇州北行皆杖死

初額森特穆爾就賤籍其家貴以賜哈瑪

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識猶未啓也哈瑪

爾前既譖害托克托兄弟為中外所共疾及是以不

軌誅入

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

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

自高郵徙據之

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

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

泄遂遇害 孫撫
字自謙 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寧鎮

在今江寧縣西南

破陳兆

先營擒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

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床坐鳳凰臺

在今江寧縣西下

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

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遣徐達侵鎮江鄧愈侵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時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

平章政事遵達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

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

字彥英武岡綏寧人按楊額爾哲舊作楊

完者今改後仿此

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

是士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

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努

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

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叅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

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

華今改
後仿此 死之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

在今清河縣東相犄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逗撓罪

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掘

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琇運米萬斛入河為

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接兵不出遣使十

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

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鞞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

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

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鬪中傷

見執為賊所嚮子班格舊作判哥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

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

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南北襟喉江淮要衝

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

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南之地及自沫陽抵

沂宮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于三

十里中設一小砦使降戢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

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

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

瀕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請無事志願而食且耕且戰則誘有所不能忘種實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時則存誠嚴防江淮戰守尚恐

不違安符復有
餘功也種况賊
詐猖獗在野則
疎彌可虞時獲
則齊糧足懼屯
政將安所並董
將嘗雖有制勝
之長而建該則
未為當也

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
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

淮安
旋陷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
齊連兵擊敗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

注見前

遂直趨長安分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
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

字致道

州滋陽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

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

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

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

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

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

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

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

陝西危急察罕特穆爾援兵一
方賴以保全
功不小然其始
莫安守將慮恐
兵之至而呼于
求援使非思誠

誠力主移書則
三輔諸城皆為
賊據而河南總
兵轉欲按其糧
發之罪如彼所
見豈鄰境有警
竟可坐視不救
乎蓋是時軍紀
不修顧守武臣
習乎選懦推誅
又復心存畛域
止顧一己之私
而不知以國事
為重皆朝廷
賞罰不明無以
示懲勸遂至敗
壞而不可收拾

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
為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

潭

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

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

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

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

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

字希武太原陽

曲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

是遂下其城

已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德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

得士心既被執士誠大沮元璋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

濠人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

舊作不蘭奚今改後仿此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

注俱見前

諸郡

縣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而

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

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

柳史張楨亦上

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
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咨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
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
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
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
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感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
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者也
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勸之
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
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
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

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五月以綽斯戡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綽斯戡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為左丞相

朱元璋陷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寧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

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

妾自刎而死執義兵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

侵江陰胡大海字通甫虹縣人侵徽州常遇春侵池州繆大

亨定遠人侵揚州皆陷之

六月有龍鬪于樂清江樂清本晉樂成縣五季吳越改名縣西南有館頭江甌江下流

也南入于海

颶風大作所至有大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瞑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分軍為三道闕先生破頭潘馮良舅沙劉二王士誠
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
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什特

穆爾方倚楊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楊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詔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什特

穆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

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楊完者又

力為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

楊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授官有

差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

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加太尉時楊完者強盛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

特穆爾亦厭其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尋舉兵襲

殺之士誠遂據杭州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平

章方面大權自

是志歸張氏矣

命太尉努都爾岱

巴爾茂四世孫按努都爾岱舊作紐的該今改後仿此

總諸軍

守禦東昌

初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通臨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衆寇東昌努都爾岱擊却之

九月倪文俊奔黃州徐壽輝黨陳友諒

沔陽人本謝氏祖贊于陳因從

其襲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

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圍鳳翔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

往赴比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
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
大清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遂陷成都及嘉

定平章埒克達

舊作朗
革歹

右丞旺扎勒圖

舊作完者
都今並改

叅政

趙資死之

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千餘人屯青山

今名青
林山在

隨州南 結柵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衆降令以元帥

守沔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因襲破重慶右

丞旺扎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埒克達叅政趙資

屯嘉定之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

黃政

禦之分兵襲陷成都未幾嘉定亦陷執資及旺扎勒

圖埒克達以歸欲說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

之三忠于是蜀中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魯卒以其子博羅特穆爾為河南平章

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什巴圖魯引兵
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嗎錫哩舊作答理麻
失里今改來援

分兵雷澤

在濮州
東南

濮州以禦福通達爾嗎錫哩戰沒

諸軍大潰達什巴圖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
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達什巴圖魯過
奸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魯覺知一
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為河

茶軍持檄爾克
板汗洛國勢歟
丁復據雖其始
以義兵起事亦
由其指揮忠協
機宜故能主牧
成效而當時大
向之臻則由將
帥無能遇賊即
大尚安望其然
以律以作士氣
則欲籌救持息
務自當擇其持
而重以委其以

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

初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
旨及天下盜起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
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
允至是卒

可冀其靖亂保
民乃至闕無人
徒欲訓練卒伍
雖如林之衆將
安用之況素不
諳戰陣之士兵
而後重以木燭
軍旅之文吏更
何濟于事耶

戊戌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

延舊作胡伯顏
今改後仿此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

山下已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

之俄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

簡死士奮擊敗之賊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復

來攻闕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木巢
湖水

軍將降朱元璋
後叛歸徐壽輝

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

面蟻集關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

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

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池塘

中死妻伊伯舊作耶
卜今改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

守臣韓建以下死者數十人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
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

歷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戶盧廷玉葛延齡邱

登許元瑛秦差鄂都瑪勒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

圖魯袋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錄戶陳巨濬按特

穆爾布哈舊作帖木補化鄂都瑪勒舊作兀都登黃

圖略盛舊作英
亮倫牙今改

城中士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寧俱

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事聞贈闕淮南江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

迨封燕國公謚忠宣闕號今嚴信真下同甘苦然猶有遠令即斬以殉常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誼周易帥諸生謁即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云

二月毛貴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

初搏霄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敗賊兵于城下詔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

董搏霄前定燕
航之亂積有成
勞茲以濟南圍
急提兵赴援遂
收付滿正當今

其來勝定顯以
成掃盪之功乃
山吏請將既不
能自養一矢保
守危城轉于效
死前驛者深加
竭疾謂臨其服
實無可道而勞
都爾岱地則今
其東據益都旋
又使北駐長
蘆朝令夕更必
欲達其論說矣
誠何心服常于
其居城邑之人
並不聞警以常
刊族其長是顯

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于努都爾岱令

依前從征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

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

之長蘆

後周魏宋廢城
在今滄州西北

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

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搏

霄方駐于南皮縣

注見前

之魏家莊

在南皮縣西

詔遣使拜

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

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

扶而持霄霧
力戰殉國贈卹
雖不之及霄霧
劉置若此其何
以勝元綏而懲
失律乎

賊突前猝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
霄亦死

韓林兒黨田豐陷濟寧努都爾岱棄東昌走

努都爾岱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退迨柏鄉尋還京
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
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

在天津府城北
有大小直沽

遂陷薊州

畧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克津

舊作達國
珍今改

戰死京

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
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
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于柳林青衆
潰退走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鼓

初黑氣蔽西方有鼓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
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鼓

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

高昌人按

多通舊作道童今改死之

多通初任其將章巴延

舊作章伯顏今改後仿此

布延布哈

字希占蒙

古氏按布延布哈舊作

普顏不花今改後仿此

捍禦數有功至是左丞和尼

齊來江西專兵權素與多通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

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多通因退保撫州謀集兵

再圍克復為追騎所及遂遇害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韓林兒遷據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占

舊作竹頁今
改後仿此

出走遂入據其

城乃自安豐迎林兒居之

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烏蘭
哈達代總其軍

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前聞其復相意不平嘆曰太
平漢人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那尋有詔起台
哈布哈為湖廣右丞相招討寇賊諸將欲進兵台哈
布哈以養銳為名反勒兵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

台哈布哈初代
托克托將兵即
戰士卒剽掠破
民及是奉詔討
賊猶不思養德
自效以贖前愆
乃尚進而遂以

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言曰

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

是寇益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

成算皆不聽其子碩通

舊作壽
董今改

將兵分討山東入秦

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

乃拜台哈布哈右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上言軍

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

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欲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

養銳為名汗梁
請按甲不動
徒作大言自護
定其能以玩勝
之罪中以無將
之誅乃頃帝既
心惡之轉從而
加拜右相顛倒
極矣至奪德之
命乃因太子懼
其害已諷人奉
祭罪狀當時朝
廷既欲勅罰之
權而大臣亦惟
恐以無是務無
怪網紀之日以

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

注見前

安置以知行樞

密院事烏蘭哈達代之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故部

將劉哈喇布哈求救哈喇布哈時駐兵保定即走至

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

致台哈布哈來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

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盜寇河北前翰林待制巴延

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魯特氏世居開州濮陽縣哈

喇魯特氏舊作哈喇魯氏今改死之

巴延自弱冠以斯文為己任至正初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已而辭歸四方來學者甚眾其學務真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河南寇蔓延河北巴延乃渡漳北行至磁與寇遇寇知其名士欲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與妻子俱死之

巴延既死寇利其腹見其心有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

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于其腹中覆牆而掩之

六月戊辰朔日食

韓林兒黨闖先生兵陷遼州

注見前

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

唐置今屬山西

一出

沁州

注見前

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

代郡烽火數千餘里于是大掠塞外諸郡尋復轉而

南窺罕特穆爾遣其部將關保等分阨阻隘要處而

自勒重兵屯閭喜絳陽又分兵屯澤潞及塞井陘以

杜太行諸道屢擊却之河東悉定詔拜察罕特穆爾

為左丞尋進平章政事

冬十一月左丞相綽斯戩有罪免以努都爾岱為左丞

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

溺于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戩居相位一無所匡救而

公受賄賂禽豢著聞于是御史伊齊布哈舊作燕赤不花今改

後仿劾奏其任用私人舊作采列今及妻弟崔

旺扎勒特穆爾舊作崔亮者帖木兒今改後仿此仰造偽鈔事將敗

遂殺都呼以滅口綽斯戩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

綬御史王彛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丞相而至于公受賄賂任用私人等語法亂政已當按治其罪甚重印造偽鈔事將發而殺其人以滅口非准革管人命亦且升

王彛等得從寬典乃順帝

于綽斯戩止收其印綬而于御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朱元璋陷婺州

胡大海侵婺州久不下元璋自將往擊之僉行樞密

院事舒穆魯伊遜

字申之其先遠之德里亂人按舒穆魯伊遜舊作石抹宜孫德里亂

舊作迪烈今並改

方守處州其母及其弟和遜

舊作厚孫今改後仿此

時皆在婺州乃遣將率車師由松溪

在金華縣東

求援元

璋曰道隘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

字世美大海養子

迎戰

于梅花門

即蘭谿縣龍門山大梅谿繞其下故名

伊遜兵大敗遂陷婺

火核秦概置此
問以不從旋復
用為右相聽其
聯結宦官相為
表裏警報功狀
眾不主問內以
因而解體國事
至此益不可為
甚矣順帝之昏
闇也

州改州為寧越府令知府王宗顯

和州人

開郡學延儒

士葉儀

字景翰
金華人

宋濂

字景濂
其先潛溪人
遷浦江

為五經師戴良

字叔能
浦江人

為學正吳沉

字潛仲
蘭溪人

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

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

關先生兵陷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帝不復時

巡矣

既而帝欲復修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

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于民心緩急失宜無措

未嘗雖以此道持盈守戒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
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兵
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
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
以供大役靡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
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退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
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于此者願陛下以生靈
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
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
日或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陳

祖仁字子

山汴人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

疫死者枕藉宦者保布哈

又作王布哈高麗人按保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後

仿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己亥十九年春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

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于朱元璋

元璋既陷婺州遣使招方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

今嚴明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若西有吳南有閩
莫若姑示順從藉為救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
請獻溫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闢為質元璋却其
質厚賜而遣之然國珍竇陰持兩端特以甘言謝元
璋而已

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其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韓林兒諸將惟貴稍有智畧其在濟南立窟興院選
用故官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

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三年及是為均用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京師銀一錠易米八升通州民有殺其子而食者

六月陳友諒陷信州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克津

字蒼

崖輝和爾氏按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
的斤輝和爾氏舊作畏吾兒氏今並改之 死之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克津自衢州
往援破走之時鎮南王子達勝努屯兵城中開門出
迎巴延布哈德克津登城四顧誓必破賊後數日賊又
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
賊繞城植木柵進攻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延布哈
德克津曰汝來誘我邦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
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

草苗荼帚括鞞底煮食之又盡乃殺老弱以食巴延
布哈德克津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
之不息踰旬城遂陷巴延布哈德克津與達勝努及部

將哈喇坦

舊作海魯
丁今改

蔡誠蔣廣皆戰死

秋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
豐

韓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劉福通諸將在外
者率不遵約束至啖老弱為糧且皆福通故等夷福

通亦不能制兵雖威威令不行所攻下城邑多不能
守至是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大發秦晉之師會汴
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計敗
之賊懼不敢復出尋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
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
劉福通復挾林兒出東門遁還安豐俘獲數萬軍不
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詔以察罕特
穆爾為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

九月朱元璋陷衢處州

常遇春入衢州廉訪使宋巴顏布哈

舊作伯顏不花今改

被擒

胡大海入處州舒穆魯伊遜戰敗走福建境上欲圖

克復而人心已散因嘆曰吾勢已窮無所往不如還

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還至慶元縣

宋縣今屬處州府

為

亂兵所害

元璋既得處州有荐劉基章溢葉琛及宋濂者即以書幣招之入見喜甚嘗從容與

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命于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李文忠守金華復荐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劉

基字伯溫青田人章溢字三益龍泉人葉琛字景淵麗水人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元璋姊子王禕字子

充義
烏人

遣使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元初創行海運
本一時權宜之
計不可經久然
朱清張瑄輩雖
亦海氛餘孽而
之時國勢方盛
尚得而制馭之
即其後特符檄
行尚未至于誤
逮及中原多盜
沿艱不通至以
及覆之方國珍
為海道萬戶茲
役以海運事屬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
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
賜士誠徵海運糧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
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什特穆爾總督之既而
士誠慮國珍載粟不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
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

之士誠使賊衆
益得藉以為利
而於國計毫無
所裨迨太倉告
竭轉就降寇徵
糧所得無幾使
使賊得窺朝廷
虛實自來謀國
之疎未有若是
之甚者也
太子而忍于圖
內禪實非倫理
之常臣子猶有
見聞宜宜視如
膜外太平身為
丞相奇后敢以

十一萬石至京師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鵑

十二月太子殺左丞成遵氣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

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

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親暱御史中丞

圖噶特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

疑太平子頗森呼圖克

又名均字公秉按頗森呼圖克舊作也先忽呼今改後仿

此諭意且至舉
酒相屬則其平
日之不能公志
為國可知而太
平亦竟甘心隱
忍始惟付之不
答繼則依惟而
可致太子無所
忌憚橫殺廷臣
以逞其凶悖律
以大義太平豈
能逃黨惡誅
以視後此虛座特
務爾杜遏救兵
脅禪之謀其是
非邪正真判若

此
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
岱聞之數于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志未得逞至是
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
杖殺之

陳友諒從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
于已不從至是壽輝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
佯出迎而伏兵于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

其所部因留壽輝居之而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事
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子原
二十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卒二月太平罷

成遵等既死會努都爾岱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
數以病辭位拜太保令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復以綽斯戩為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布木布哈用事為奸利綽斯戩因與
之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

徐壽輝竊弄洪池特劇盜之首雖潛名號而不成爲國友諒則其夫黨耳續綱目于采石之事遽以赦書殊爲失當蓋當情事祇不過勝廣揭竿之流并不得比諸項羽之於義帝遂賊同

由是內外解體

夏五月丁亥朔日食

陳友諒攻太平拔其城遂害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皇帝

友諒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朱元璋守將花雲懷遠人及其裔子朱文遜等皆不屈死友諒

志益驕急謀僭竊進駐采石磯佯使人白事壽輝前

類相殘何關老
分宜得以亂臣
賊子例之手但
友諒既受壽輝
偽署則因安心
尊事之令故因
書其主以正其
推奉之罪而將
改書害以別於
有因之稱庶大
義不泯而誅貶
益嚴耳

戒壯士持鐵搥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

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太師鄒普勝

以下皆仍故官會大風雨屋下班沙岸稱賀不能成

禮

友諒既得號欲東取建康宋元璋令其故人康茂才為書語之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江東橋呼茂

才不應始知見給邊大敗乘輕舸走還江州元璋乘

勝取安慶康茂才字壽卿新入江東橋在江寧縣

江東

門外

秋九月博囉特穆爾引兵攻莫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

戰詔遣使和解之

察罕特穆爾自
用兵以來至克
捷平定諸城功
績素著實為國
所倚吐之人博

羅特穆爾代父
領兵自當舍其
父以憂懼而死
益思為國建勳
以繼未竟之志
乃自駐大同輒
圍據地自私與
宿將相撻隙彼
時若即罷其兵
柄責以廢勞之
愆則兩將構怨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羅特

穆爾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兩人遂相讎隙詔命

博羅特穆爾守石嶺關

注見前

以北察罕特穆爾守關

以南至是博羅特穆爾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

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會朝

廷使魯知政事顏森布哈等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

南北尋有旨以冀寧昇博羅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

用兵數年藉晉冀給軍食以致強盛不肯奉詔託言

相殘可不煩勞
而自解顧始令
分守以為調停
繼復遣使諭其
還鎮措置失宜
皆姑息之為患
也至察罕特穆
爾於冀寧之界
不奉詔書援安
之援擅殺部將
則亦公然拔扈
雖平時將畧足
稱而此舉實功
不掩罪耳

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滕州
再遣部將本布實勒援之本布實勒曰彼軍既奉詔而來
我何敢抗拒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已而朝廷復遣使諭二

人今罷兵還鎮博囉特穆爾尋亦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

穆爾

本姓王 小字保保 察罕特穆爾之甥 養為子 按
庫庫特穆爾舊作 擴廓帖木兒 今改後仿此

貢糧

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額森布哈等
初奉詔往解

二家之兵遷延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瑄上疏請
誅之不報植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解去居河中
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

言時事但對之沒涕而已

冬十二月陽翟王阿哩袞特穆爾

太宗子阿特哩
大王七世孫

舉兵

反遣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帝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哩袞特

穆爾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固

楚

在開平南境按穆爾固楚
舊作木兒古撒兀今改

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

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

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

遂命圖沁特穆爾將兵擊之軍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辛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朱元璋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取安慶元璋乃率舟師溯流而上友諒將傅友德其先宿州人等皆迎降長驅向

江州分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遂

克其城

既而友諒江西行省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于元璋建昌饒袁相繼皆降元璋入龍興除

陳氏苛政改為洪都府 胡廷瑞沔陽人後改名美

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乃疾輿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

隋冠氏縣地元置州今為縣屬東昌府

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直

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遺書諭以順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賊兵皆

聚于濟南察罕特穆爾乃分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畧

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

金嶽今屬濟南府

章邱

隋縣今亦屬濟南府

中

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阿哩袞特穆爾兵敗伏誅

阿哩袞特穆爾兵逼上都少保魯章以兵十萬擊

之大敗其衆時太子言于帝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

置之死地會阿哩袞特穆爾部將托歡者太平子額森

呼圖克故將也引兵縛阿哩袞特穆爾至軍前太

平不受送闕下誅之

冬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爲平章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卽砥柱三門注見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

七日

大饑

壬寅二十二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張良弼奉命受
察罕特穆爾節
制乃陰結鼎珠
轉聽他人調遣
不為無罪察罕
特穆爾如果舉
其事而勅治之
庶足以尊國體
而中軍律不此
之務而銜私激
忿輒與李思齊
連兵攻擊豈純
臣所為論史者
謂察罕特穆爾

先是博囉特穆爾遣其將據延安謀入陝朝廷以張
良弼爲陝西參政駐兵藍田受節制于察罕特穆爾
良弼陰結平章鼎珠聽丞相托里特穆爾調遣察罕
特穆爾銜之與李思齊連兵攻良弼詔和解之且命
思齊討四川良弼平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
以兵自効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
伏兵大破之

二月彗星見

忠義不渝此原
其心跡則然若
其動輒與兵仇
殺實不能免於
春秋之責備至
李思齊彊梁恣
肆後竟降明則
更不足置論矣

未幾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陷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害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
關絕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遣兵陷雲南省

治屯金馬山

在今昆明縣東

玉珍遂自稱隴蜀王以張楨

字維

周濬州人

為參謀分兵犯興元鞏昌等路

六月田豐復叛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遇害詔以其子
庫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定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特穆爾移兵圍

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

誠陰結賊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

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衆以爲不可

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

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

士誠所刺

先是太史奏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

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

舉未至而已及于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

諸葛將殞大星
墜營則白氣起
於危宿為察罕
特穆爾山光理

或有之但謂順
帝因太史之奏
預料山東必失
良將馳詔戒其
輕舉恐未必然
使果能如此精
察何至為羣小
蔽惑委靡以底
于亡耶

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庫庫特穆爾為平章政事
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

冬十一月庫庫特穆爾克益都執田豐等誅之

庫庫特穆爾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
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揀頭等二百餘人
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
誅尋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乃引兵還河南

十二月立塔斯特穆爾

舊作塔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為高麗王遣兵

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巴延特穆爾所殺后讒之于帝遂廢巴延特穆爾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斯穆爾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穆

爾舊作崔帖木兒今改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

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還京師

遣戶部尚書張昺宛平人如江東以朱元璋為江西行省

平章政事元璋不受

初察罕特穆爾破山東江淮震動元璋遣使致書于

察罕特穆爾察罕特穆爾留其使朝廷因命戶部尚

書張昺郎中瑪哈木特

舊作馬合謀今改

浮海如江東授元

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龍衣御酒未
至而察罕特穆爾被刺元璋遂不受殺瑪哈木特以
張昺才留官之

癸卯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重慶

玉珍用劉楨策僭卽帝位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朱元璋率兵擊
走之以韓林兒歸于滁州

時福通兵勢日窘珍引兵圍安豐林兒告急于元璋
元璋乃率徐達常遇春等往救之未至而珍已殺福
通據其城元璋擊走之以林兒歸居之滁州

夏六月博囉特穆爾遣珠占襲據陝西庫庫特穆爾與
李思齊合兵討珠占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達什特穆爾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為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博囉特穆爾請珠占入城剗取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印復拘留之庫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

舊作貌高今改後倣此

合李思齊兵討之珠占

乃降

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朱元璋帥師救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張定邊等復立其子理

初友諒忿疆場日蹙乃大治舟艦復圍洪都載家屬

百官盡銳進攻飛梯衝車百道並舉時元璋從子文

正

元璋兄興
隆之子

及鄧愈守洪都隨方備禦三月不能下

趙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

康告急元璋自將救之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撤

圍東出鄱陽湖遇于康郎山友諒兵號六十萬元璋

分軍十一隊禦之張定邊直趨元璋舟舟膠于沙不得

退危甚適援舟驟進水湧得脫友諒集巨艦連鎖為

陣元璋兵仰攻不利皆有怖色會日暮東北風起乃

命死士載火葯蘆葦焚友諒舟風烈火熾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翌日復戰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欲退

保鞋山

即大孤山以形似得名

元璋既扼湖口邀其歸路相持

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湖口元璋自上流邀擊之大戰

涇江

今名禁江在湖口縣東北

口友諒軍且鬪且走日暮猶不解

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搗驟中流矢貫睛及臚而死軍遂大潰其長子善兒被執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元

璋復進兵圍之既而遷建康留常遇春督諸軍

先是元璋

救安豐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靖建康大事去矣乃餉兵南昌不也何待友諒止天下不足定也

張士誠自稱吳王詔徵其糧士誠不奉詔

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達什特穆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具文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置官屬尊母曹氏為太妃朝廷

遣使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

字中孚泰州人

諫曰向為賊

可無甬今為臣不甬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

引疾去

士誠以弟士信與女夫潘元紹為腹心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謀議陳基饒介典

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甚具諸僑寓者爭趨之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走之

博囉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

晉冀朝廷雖屢下詔解之而警隙日深至是復遣兵

攻冀寧至石嶺闢庫庫特穆爾大破之擒其將烏瑪

喇殷興祖軍勢日蹙

十一月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巴咱爾

舊作伯撒里
今改後仿此

為相辭曰臣老不足

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
方辭歸奉元于是密旨令巴咱爾留之太平至沙井
聞命而止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其違命
詔拘收所受宣命綽斯戩因而誣奏之安置土番復
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十二月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叅知政事御史

大夫羅達錫

帝母舅按羅達錫舊作老的沙今改後仿此

知樞密院事圖沁特

穆爾皆迭

時宦者布木布哈及托歡內侍太子外結綽斯戩驕恣

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

書太子極諫

其畧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壹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願以二豎之傲而干天下

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手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辱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 錫德善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

書奏太

子怒令御史大夫羅達錫傳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啟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而臺臣大小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乃皆辭退帝又令羅達錫諭旨祖仁復上疏極論之

其畧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罰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于大者願陛下頭弁二人勿令以辭還為名成其奸許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

疏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

二人當序于是祖仁等皆左遷時羅達錫執其事
頗力太子惡之遂譖于帝以母舅故封為雍王即遣
歸國而後以布木布哈為集賢大學士羅達錫乃與圖
沁特穆爾皆奔大同博羅特穆爾匿二人于軍中

甲辰

二十四年春正月朱元璋自立為吳王

元璋以正月朔即吳王位建有司官屬以李善長為
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

汪廣洋

字朝宗
高郵人

為右司郎中張昺為左司都事

二月吳王元璋將兵圍武昌陳理降

元璋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自將攻之其臣張必先自岳州來援常遇春擊擒之徇于地下城中大懼元璋乃遣其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遂率其大尉張定邊等出降凡府庫倉儲恣理自取城中民饑困發粟

賑之以理歸建康封為歸德侯湖廣江西諸郡縣皆

降于元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殘金狀進元璋曰此

再益粟七甯溺鼠何異立命毀之時句容儒士或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虛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

先之者力多矣元璋曰汝豈不知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若來降急退彼必死闕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殿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若我師不傷二者生靈復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三月削博羅特穆爾官爵不受命詔庫庫特穆爾討之
夏四月博羅特穆爾舉兵犯闕殺右丞相綽斯噶
太子出奔

初綽斯噶徇太子旨譖誣羅達錫及太平之子宣政院使額森呼圖克等謀不軌收其黨鍛鍊具獄連逮

不已帝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綽斯
戩布木布哈皆阿附太子必窮究其事額森呼圖克等
皆斃死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額森布哈有
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博羅特穆爾平素
與圖沁特穆爾友善且知其誣遂遣人白其非罪太
子怒博羅特穆爾跋扈交通圖沁特穆爾匿羅達錫
等于是下詔削博羅特穆爾官爵而奪其兵博羅特
穆爾拒命于是詔庫庫特穆爾討之博羅特穆爾知

博羅特穆爾跋
扈不臣已非一
日皆由順帝姑
息養奸遂致
大不掉跡其強
梁恣戾朝廷即
嘗早計除之不
應俟太子蓄積
私怒擅削其官
爵也夫太子結
黨肆行不復知
有君父其逆惡
固無可辭亦不
布哈綽斯戩一
死猶不足蔽辜
特是博羅特穆

朝廷詔命調遣皆綽斯戩所為非出帝意遂命圖沁

特穆爾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伊燕

蒙古人按伊燕其作也速

今改後

詹事布喇奇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

古北口東走與松

二州名元興州在今熱河界內元松州在今察爾沁右翼界內

圖

沁特穆爾兵至清河

左宛平縣西北水出玉泉山至海流分沁而北東入白河

列

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

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綽斯戩布木布哈為對詔

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昇之皆為所殺遂復博羅特

爾身為元臣輒
敢舉兵向闕逼
脅儲君悖逆亦
在當誅乃順帝
間其欲殺二奸
以執畀以遂其
欲且加授官階
宴賚奸黨惟恐
其不早退兵迫
其再舉犯順凶
謀益彰乃復相
對啜泣曲加慰
勞辱弱如斯殆
與漢獻帝唐昭
宗相等耳

穆爾官爵加太保仍令守禦大同圖沁持穆爾兵自
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授平
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五月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闕
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為右丞
相

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
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其東道以白

索珠

舊作白瑣
住今改

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珠

占領兵四萬西道以闕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闕保等

進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

沁特穆爾羅達錫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

統兵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索珠遂引兵扈從太子出

順城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博囉特穆爾兵駐

健德門外與羅達錫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

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太子羅達錫

止之

博囉特穆爾又使翰林致旨張蒼革詔削奪庫庫時穆爾官爵發兵討之蒼不從或勸之蒼曰

吾臂可斷筆不可操帝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張蒼字仲舉晉寧人

遂以博囉特

穆爾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又以羅

達錫為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其部屬

皆布列省臺百司博囉特穆爾既專國于是誅狎臣

圖嚕特穆爾等罷三宮不急諸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

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張士誠遜達什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
南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

時右丞達蘭特穆爾

舊作答蘭
帖木兒

即中珍布

舊作真保
今並改後

仿此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什特穆爾之

短于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誠遣使面數達什
特穆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
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
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曾授王爵布哈特穆爾不從

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
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吾可死不
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
死後數日達什特穆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
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

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二皇
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庫庫特穆爾使白索珠將二萬騎屯
漁陽為朝廷聲援而使開保等以兵擣大同克之太子乃承制
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
穆爾怒遂出二皇后竒氏幽之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
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圖沁特穆爾率眾
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兵伊
蘇次良鄉不進而謀之于眾皆以為博囉特穆爾犯
闕恃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庫庫特

穆爾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博羅特穆爾患之遺

驍將姚巴延布哈領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在通

東州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巴延布哈

博羅特穆爾大怒乃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

后亦數納美女於博囉特穆爾至百日始得還宮初庫

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金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尊且訪

以時事楨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邱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

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間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之于趙寇賈之于漢乎

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存君父
倡其說于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
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
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
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
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
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于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
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于不君其君
唐肅宗流播之中昧于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
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
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
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
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勿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
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
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
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

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
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夏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羅達錫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

博囉特穆爾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其驍
將姚巴延布哈鬱鬱不樂乃日與羅達錫等飲宴荒
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忿
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瑪勒

舊作上都馬

金諾海

舊作金那海

畢德爾

舊作伯達丸今並改

等陰圖刺

之至是圖沁特穆爾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博囉特

穆爾入奏行至延春閣下畢德爾自衆中奮出斫之

中其腦瑪勒等競前斫死羅達錫傷額趨出擁博囉

特穆爾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羅達錫

被執伏誅圖沁特穆爾引輕兵走巴咱爾

舊作八思丸今改

之地尋亦討殺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珠占摩

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于都

市

皇后翁吉喇特氏崩

九月太子還大都以巴咱爾為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左丞相

帝遣使函博囉特穆爾首往冀寧召太子還庫庫特穆爾遂扈從至京師詔以巴咱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冬閏十月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庫庫特穆爾元
之世臣當與國

家同休戚况博
源特特穆爾方
以跋扈伏誅尤
宜謹小慎微惕
于覆車之鑒及
膺代總六師之
重寄不聞其誓
志勵軍迅掃屋
盜力扶宗社于
貼危而惟盛其
官衛進退自由
豈大臣忠蓋之
義其後且於李
思齊等經年營
殺不復以討賊
為心致謹機者

時巴咱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晚進與之
並相中朝多忌之者而庫庫特穆爾久典軍亦不樂
在內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
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
乃詔封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
冀山東諸道並迤南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
宜而行庫庫特穆爾于是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
鹵簿甲仗亘數十里軍容甚盛尋還河南欲廬墓以

侍據為口實深
家惡名始計不
谷遂致陷弱日
甚又誰尤耶

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

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立竒氏為皇氏

改竒氏為索隆噶

舊作肅良氏
合今改

丙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

禹貢錐指元大德初河
決杞縣蒲口蓋河自陳

留南入于杞其後河徙而北自陳留入
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矣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
分流後大勢日趨於南而北流益弱此
云北徙者乃決流非大徙也故特引禹
貢錐指以釋之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

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兵齒位畧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檄諸將會師大舉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圖魯卜

舊作脫烈伯今改後仿此

等

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庫庫特穆爾嘆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不受調遣何討賊為

乃遣闕保和爾齊

舊作虎林赤
今改後仿此

以兵西攻良弼于鹿

臺思齊與圖魯卜孔興等皆與良弼合庫庫特穆爾

遣闕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

弟質子思齊連兵拒守闕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

解之

時禮部侍郎瑪什貝爾吏部侍郎溫都爾罕持
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

詔瑪什貝爾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按瑪什貝
爾舊作滿尚賓溫都爾罕舊作掩篤刺哈今並改後

此仿

三月明王珍卒子昇復僭稱帝

王珍素無遠畧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僭稱尊號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至是疾革召其左丞相戴壽等諭之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所知也遂卒子昇立年甫十歲尊母彭氏為太后同聽政

夏四月吳王元璋取淮安諸路

時徐達克高郵遂襲破張士誠將徐義于淮安義遁

左丞梅思祖

夏邑人

以城降濠徐宿諸州皆相繼下之

元璋遂如濠州省墓置守塚二十家召父老飲極歡

除其租賦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八月以陳友定

一名有定字安國福清人

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友定始為黃土砦巡檢以討平山寨功再遷為汀州

路總管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友定入援連戰克

捷盡復所失州縣進參知政事尋進兵攻處州為朱

元璋守將胡深

字仲淵處州龍泉人

所敗深乃與朱亮祖進攻

建寧破二柵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萬繞出深後斷

其歸路而自帥銳師搏戰德柔自後夾擊深兵大敗

遂破執而死至是詔置分省於延平以友定為平章

于是友定盡有福建八郡之地

友定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誅竄不絕

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時張士誠方圍珍各據一方歲漕粟大都輒不至而友定歲輸粟數十

萬石海道遼遠至者嘗十

三四帝嘉之下詔褒美

九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先是以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慶元至是復拜江
浙左丞相封衛國公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
章政事

有星孛于東北

吳王元璋遣將擊張士誠取湖州諸路

元璋與張士誠接境數以兵相攻元璋將廖永安

字彥

敬永被執死謝再興叛降于士誠會元璋方與陳友

忠

諒相持未暇東畧及破武昌即出師規取淮北地至

是元璋乃移檄數士誠八罪命徐達常遇春帥二十

萬衆擊之

元璋命之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毋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

而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元璋曰湖州張天驕杭州潘原明為士誠臂指平江窮蹙兩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 達等自太湖趣

湖州守將迎戰而敗遂進圍之士誠遣朱暹等來援

屯於舊館

村名在烏程縣東

達遇春築壘斷其糧道士誠知

事急親督兵來戰敗于皂林潘元紹又敗于烏鎮

在烏

程縣

昇山

在烏程縣東

水陸寨皆破舊館援絕朱暹等降

達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
于是李文忠攻杭州紹興華雲龍定遠人攻嘉興皆下
之

冬十二月韓林兒卒

林兒既居滁州至是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吳王元
璋命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吳王元璋立宗廟社稷

元璋本用宋龍鳳年號林兒既歿始以明年為吳元

年立廟社建宮室有司進宮殿圖見有雕琢奇麗者
即去之及新殿成製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次古人
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書大學衍義于兩
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省覽豈

不愈于丹青乎

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元璋曰構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

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慙而退元璋又命訪求古今書籍嘗謂博士詹同等曰吾每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尋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又定文武二科取士之制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

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令有司預為勸勉以俟開舉

唐同

初名書字同文婺源人

丁二十七年

吳王朱元璋元年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李思齊等會兵于陝西同拒庫庫特穆爾

庫庫特穆爾遣其弟托音特穆爾

舊作脫因帖木兒今改後仿此以

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

齊乃與張良弼圖嚕卜等會于含元殿舊基共推思

齊為盟主遣將守黃連寨庫庫特穆爾使關保等擊

走之侯巴延達什

舊作侯伯顏達世今改後仿此

以兵援庫庫特穆

爾亦攻下秦州既而關保引兵退侯巴延達什亦奔
潰思齊乃遣將會良弼等屯于華陰而自還鳳翔

夏六月丙午朔日食

秋八月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
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竒后遣人諭庫庫特穆爾以

肅宗靈武之事
久為公論所不
韙然其時明皇
避蜀海內皇皇

且有面授之旨
禪位之勅其咎
猶可稍寬若順
帝則太子與奇
后擅萌異志初
既思為內禪之
謀繼復圖為脅
要之舉悖逆極
矣使庫庫特穆
爾從其擁兵之
說其不至流為
刑贖胡亥之亂
幾若然庫庫特
穆爾固未有定
見者其能克全
大義蓋深有賴

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逆知其意

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

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經年帝數使使諭令罷兵

專事江淮庫庫特穆爾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

不奉詔廷臣譁言其跋扈有狀帝亦心忌之乃下詔

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軍馬

詔畧曰
曩者障

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積造訛言塗炭郡
邑茲逾一紀阿裕錫哩達喇計安社稷累請出師朕以
國本至重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
齊等各懷異見稱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遺朕憂

于張禎之言而
其不南向擊賊
轉西引入關則
由習見其父嘗
私啓兵爭遂至
效尤益甚殆苟
卿所云父報仇
而子且行劫者
歟

爰遵舊典命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生殺予奪事無
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軍自潼關以
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
圖魯為陝西行者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圖
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太子又用錫喇岱爾舊作沙
藍答兒
今改後等計立大撫軍院設知院同知等官專備庫
仿此

庫特穆爾

九月吳王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

先是徐達等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士誠拒守數月
數突圍決戰不利元璋貽書招之不報士誠故將李

伯昇知其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降亦不聽士誠

故有勇勝軍皆驍猛善鬪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

丞相士信中斃死城中洶洶無固志至是城破士誠

收餘衆戰于萬壽寺

在蘇州府治東北

東街衆散走倉皇歸

府第拒戶自經故部將趙世雄解之士誠妻劉氏積

薪齊雲樓

在蘇州府治後于城上

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

縱火焚之亦自縊徐達數遣李伯昇等諭意士誠士

誠瞑目不答乃以戶扉昇之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

金陵竟自縊死

士誠為外人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

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于政事其弟士信及潘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法書名畫無不充叔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至軍即擣蒲蹴踘皆不以軍務為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已復用為元璋既克平江乃遣使致將上下嬉娛以至于亡

書于帝并送宗室紳寶

舊作神保今改後仿此

大王等北還

冬十月詔罷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

亦扞拒不受其將摩諛所統多博囉特穆爾之故部

曲因鼓變脅之叛庫庫特穆爾投衛輝彰德守將欲
進襲懷慶聞有備而還摩該遂上疏列庫庫特穆爾
罪狀于朝關保亦自歸于朝廷帝乃下詔以庫庫特
穆爾拒命宜黜其兵柄落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
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托音特穆爾為集
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命索珠和爾齊統之
河南諸軍李克彞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令統之山東
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拉岱爾統之河北諸軍

摩該統之詔下庫庫特穆爾遂退軍澤州

吳王元璋遣徐達等將兵北侵

元璋召諸將議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特穆爾跋扈關隴則李思齊等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代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元璋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

籬拔濟關而守之扼其戶檻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捲也諸將皆曰善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

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

時又命征南將軍胡廷瑞率安吉寧

國等軍南取八閩後八閩既定即以其師航海趣廣東湖廣平章楊璟等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楊璟

合肥人

吳王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

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
即議定律至是命左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語之曰
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
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
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
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
遠之法

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
所定戊申歷來上元璋命頒行之

十二月吳王元璋遣將克慶元方國珍降

初元璋遣兵攻温州國珍懼請俟杭城下即納土來
歸元璋為罷兵及杭州既克國珍據境自若遣間諜
假貢獻名覘勝負又數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及陳友
定元璋怒遣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
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兵克溫台
州長驅抵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復令廖永忠引兵
自海道會和攻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
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

國珉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

元璋

投國珍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年卒于建康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

泉皆屬陳友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

州

吳王元璋兵陷山東諸路

徐達常遇春引兵而北首陷沂州進臨嶧州

宋置今為縣屬

兗州府于是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相繼皆陷

詔右丞相伊蘇同諸將守禦山東李思齊為副總統

圖嚕卜等出潼關渡河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

奉命

戊二十八年

是年依歷朝壇代一歲兩條例閏七月以前為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為

明太祖洪武元年

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奉吳王元璋為皇

帝國號明

先是善長等率羣臣奉表勸進王不允凡三上王乃

命具儀以聞及是遂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國

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為皇帝

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

元年正月明祖
雖稱帝而大都
尚未失守正統
猶在元也前蒸
綱日三編以專
紀明事故於明
祖稱帝之初即
以明為統而於
元事則書元以
別於明今作通

鑑輯覽彙纂列
朝要當以歷代
正統所繫為準
故於順帝在位
之時猶以元為
統而於明事則
昔明以別於元
自開七月順帝
出居北漢以後
始為明洪武元
年從歷朝總代
一歲兩繫之例
屬之下卷以期
名分昭而體例
一書法雖有異
同總期合乎大

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
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 立妃馬

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
吳漢接境戰爭無虛日

后手緝甲士衣履佐軍嘗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為本
明主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
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
徐王修墓置廟標后長子也

明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 明主嘗從容問曰四方戰
爭何時定乎對曰漢高祖

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網既
紊天下土崩瓦解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
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明主稱善明 至是改
主凡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

官制尚左以為左丞相

明將軍湯和陷福建平章陳友定死之

先是明主既命和由海道趨閩復命胡美

即胡廷瑞
注見前

由江西趨杉關

注見前

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

會諸將殺使者漉血酒中與衆酌飲之誓以死守已

聞杉關破急分軍為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

延平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

在福州府閩縣
海中五虎山下

蟻附登

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

舊作朵耳
麻今改

不屈死僉院拜特穆爾殺妻女縱火自焚死時胡美
已克建寧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
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
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
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訣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
門納明師昇友定出水東門未絕也天大雷雨友定
復甦械送建康入見明主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
亡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

庫特穆爾前
與李思齊等兵
逆禍結尚屬私
怨相尋至是則
竟入據太原盡
殺朝廷所置官
吏顯然相抗直
是叛矣論者或

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密什

回回人按德爾密什

舊作迭里彌實今改

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拜特穆爾特

爾密什也

削庫庫特穆爾爵邑命圖魯李思齊討之

庫庫特穆爾既退軍澤州帝知其勢孤乃詔李思齊
等東出關與摩該共攻之而命關保以兵戍太原庫
庫特穆爾憤甚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于
是下詔削庫庫特穆爾官爵命諸將四百討之

謂庫庫特穆爾
後此孤軍塞外
猶然力戰不屈
使侍角遼中原
國事尚未可知
而歸其咎于太
子挾嫌輕加削
奪墜而為傳羅
特穆爾之續坐
致宗社淪亡其
所以責太子者
誠當然彼時明
兵以盡有山東
漸將由汴入陝
即使庫庫特穆
爾奮志勤王亦

夏四月明將軍廖永忠陷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何真

字邦佐東莞人

曉譬利

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擒海寇邵

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日南朱崖

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

濠人進略

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入于明

明徐達常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衮

察罕特穆爾之父也

降于明

徐達陷山東會遇春于濟寧引舟師沂河趨汴梁

亦未必即能恢
復疆宇中興社
稷乃罔恤國家
之患不禦侮而
轉成內訌累世
忠勤至此而隳
何其盛也

守將李克彛走左君弼珠占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守
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
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
托音特穆爾軍遂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哩袞
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告陷明主如汴梁改為開封
府召徐達至命其率軍北略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為
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
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

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
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
達頓首受命明主尋還應天

明都督馮勝陷潼關

明師既陷河南李思齊張良弼

胡史作張思道
今仍從元史

合兵

駐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

在華陰縣
渭水南

明師遂陷潼關思齊奔鳳翔良弼奔郿城

注見
前

尋共

推思齊為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于鳳翔

六月明平章楊璟陷廣西

璟攻永州鄧祖勝斂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
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陷永州以次略取寶

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縣

藍山唐縣今屬桂陽州餘注俱見前

進攻靖

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岸破
之必矣乃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傳
城攻兩月會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陷梧州連破潯
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瑄約降璟與之白帽

為讖夜半從寶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

舊作也兒吉尼今改

移師彬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巴延等永忠亦陷南寧象州廣西悉入于明

秋閏七月復庫庫特穆爾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關保摩該進攻晉寧庫庫特穆爾與戰擒之尋皆為所殺帝大恐乃下詔歸罪于太子罷大撫軍院誅知院事巴延特穆爾等詔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由東道

順帝出塞北去
同未嘗失帝號
而子孫相繼稱
汗與明代相終
始至我朝破察
哈爾林丹汗而
元始滅然史家
于是年即大書
元亡以其失統
系而遠避正也

同圖魯李思齊四道進兵克復汴洛詔下而明兵已
逼庫庫特穆爾尋自晉寧退守太原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
布哈死之元亡

徐達帥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
彰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開陸路通

步騎顧時

字時舉
濠人

浚河通舟師會常遇春已陷德州

合兵陷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遂陷通

知此之為正則
知未亡而仍系
豈易為正統之
非正矣夫天命
何常常於有德
有天下者果能
守其統系即一
綫僅延亦不可
輕加以貶絕如
宋高宗之遷臨
安雖屬偏安尚
未至于亡是也
若宗社淪亡流
離遁去即不得
復存其統系如
宋二王之居嶺海

州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帝于是
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以慶同為左丞相同守京
師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
丞相錫哩瑪勒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厮今
改後仿此宦者
趙巴延布哈以為不可帝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
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
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
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

元順帝之居漢北是也進退于奪悉視其事以爲衛豈可以殊中外而有所以于其間前于宋末已著其說茲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知史法大公至當之理應如此

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同平章德爾畢什

舊作迷兒

必失富森賽音布哈

舊作朴賽因不花今並改

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

丞穆辰

舊作滿川今改

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

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宦者護

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遣

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元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錄監生臣彭邦經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